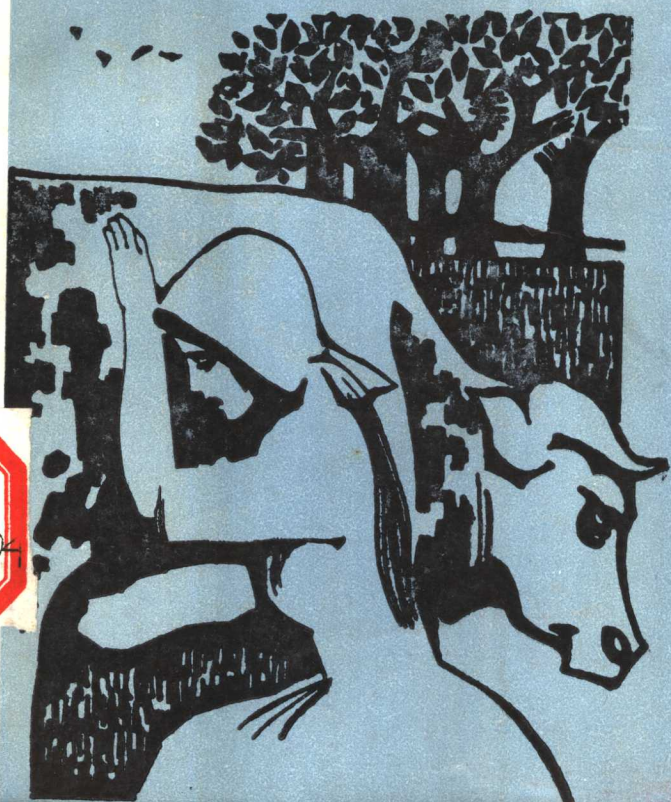


苔 丝

• 缩写本 •

〔英〕哈代原著



ENXUEMINGZHUSUOXIEBEN

7.1152
1-2-2.04

SHI

苔 丝

[英] 哈代原著
T·霍尔缩写
蒋昆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苔 丝

[英]哈代原著

T·霍尔缩写

蒋昆译

责任编辑：刘跃伟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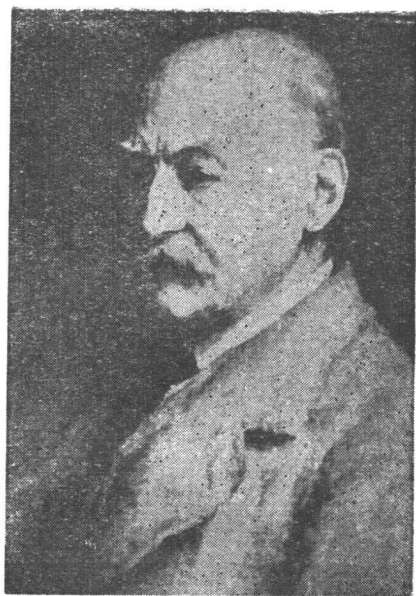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8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71,000 印张：5 印数：1—16,900

统一书号：10109·1749 定价：0.48元



〔英〕哈代

出版“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丛书”缘起

文学有启迪思想、陶冶性情的重大作用。古今中外,许多人把优秀的文学作品视为良师益友,受到它们的熏陶,培养优良品德和高尚情操。

优秀的世界文学名著,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奇珍,也是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食粮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正在从事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还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因而,也就离不开对于世界优秀文化的学习和借鉴。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以上均引自列宁:《青年团的任务》,见中文本《列宁全集》第四卷第三四八页)对于世界文化,鲁迅先生也明确地主张:“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

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拿来主义》，见《且介亭杂文》第四十七面）因此，我们应把对世界文化的占有和借鉴，作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种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本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世界优秀文学名著不断被译介介绍到我国，成为我国人民精神食品中的一份珍馐。十年浩劫使我国文艺园地备受摧残，特别是世界文学这枝奇葩，更是被彻底地剪除了。“四人帮”搞愚民政策，制造了八亿人民看八出“样板戏”的可笑亦复可气的古怪局面，至今思之，犹令人余愤难消。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的政策象和煦的春风，吹得我国文艺园地又是一片葱茏，世界文学这枝俏丽的鲜花，再一次临风玉立，散播芳馨。然而，纵览世界名著，大都是卷帙浩繁的长篇巨著。广大干部、工、农、兵，各条战线的文艺爱好者，特别是爱好世界文学的青年，虽然心想多读一些世界文学名著，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但一是感到这些书部头大，二是感到书价贵，很难一一披览。因此，对于那些大部头世界名著便只能“徒有羡鱼情”，望书而兴叹了。

为了解决广大读者的这一矛盾，也为了进一

步普及世界文学知识，我们特出版这套“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丛书”。本丛书系挑选世界文学名著中部头较大而又缩写得较好的外文缩写本进行翻译的，既保存了原著精华，又做到了篇幅短小，价格低廉。读者在经济和时间上均所费不多，即能购置多册，饱览世界名著精粹，增进外国文学知识。对世界文学有进一步兴趣者，亦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攀阅全译本或原文，登堂入室，继续钻研。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广大文学爱好者的良好参考读物。

本丛书将从一九八一年起分辑出版，每年出一辑，每辑十二种。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

一九八一年二月

内 容 简 介

《德伯家的苔丝》(1891)描写纯真美丽的农村姑娘苔丝遭富人亚雷的奸污。新婚之前，苔丝向新郎克莱尔倾诉了她的遭遇，克莱尔因此抛弃了她，于是苔丝更被人视为“道德败坏的女人”。为生活所迫，苔丝不得不又同亚雷同居。这时，克莱尔从国外回来请求苔丝宽恕，与她讲和。苔丝因而陷入绝望之中，她认为是亚雷毁了她一生的幸福，便把他杀死。她自己也被处绞刑。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现实，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虚伪道德风尚。

作者小传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 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诗人, 生于英国南部的多塞特郡, 父亲是一名建筑师。1862年, 哈代赴伦敦学习建筑, 但兴趣却在文学和哲学方面。他回家乡后只从事了几年建筑工作, 以后就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哈代的一生基本上是在农村度过的, 他的作品反映了十九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小农经济和农村宗法制度的最后解体, 以及广大乡镇居民的悲惨境遇, 对资产阶级的宗教、婚姻、教育、道德观念等的虚伪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嘲讽。但是, 哈代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悲观宿命色彩。

哈代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他对人们的精神世界观察入微, 善于刻划复杂的心理活动。他描写景物非常精确细腻, 常常能因情叙景, 以景传情, 很富有戏剧效果。

哈代把自己的小说称为“性格与环境小说”、“浪漫和幻想小说”、“以情节新颖奇巧取胜的小说”。他一生写过二十几部长篇小说和一些短篇小说, 以及诗歌、剧本等多体裁的作品。主要长篇代表作有:《还乡》(1878)、《卡斯特桥市长》(1886)、《苔丝》(1891)、《无名的裘德》(1895)等。

哈代的长篇小说，几乎全都受到资产阶级的评论界的攻击，《苔丝》和《无名的裘德》所受到的抨击尤为猛烈，以致作者放弃了小说创作，最后三十年转为诗歌创作。

哈代现已被公认为英国最重要的小小说家之一。

1

五月后半月的一个傍晚，一个中年人正打沙氏屯往玛洛特村的家走去。他双腿无力，摇摇晃晃，很难直线行走。他似乎在沉思，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想。在靠近村子的地方，他碰上了骑着一匹灰马的老牧师。

“晚安，”中年人说。

“晚安，约翰爵士，”牧师说。

中年人走了一两步，停下来，转过身去。“请等一等，先生，对不起，”他说，“上次赶集的时候，咱们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在这条路上碰见的。我说：‘晚安。’您回答：‘晚安，约翰爵士。’就象您刚才说的一样。”

“是这么回事，”牧师说。

“那次以前还有一次——大约一个月以前。”

“也许说过。”

“您为什么老是叫我约翰爵士？我是普普通通的杰克·德北。”

牧师策马走近一两步。

“那是因为最近我在研究本地历史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东西。我是丝台夫路的崇干，历史学家。德北，你不知道你就是古老显贵的德伯家族的嫡系后裔吗？这个了不起的家族起源于培根·德伯爵士。他和威廉国王一块于一〇六六年从诺曼地来到英国。”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些！”

“这是真的。把您的头抬起一会儿，我要好好看看。没错，就是德伯家族的后裔的鼻子和嘴。后来，你们家族的其他成员占有了这大片的英国土地。他们当中有一些阔得把土地捐赠给教堂。当历代国王有困难的时候他们都帮助过。啊，是的，在你的家族里，曾经有过好些代的约翰爵士。”

“真的吗？”

“说实在的，”牧师说，“德伯家族是英国最伟大的家族之一。”

“我简直不能相信，”德北说，“可是，这

些年我一直过着普普通通人的生活。崇干先生，关于我是德伯家族的嫡系后裔这件事人们知道多久了？”

“都忘了。知道德伯家族历史的人为数不多，我算是一个。去年春天，有一天我注意到你的马车上刻有德北的名字，这使我想更多地了解一下你的父亲和祖父。现在，我确信你就是德伯家族的后裔。起先，我并不想告诉你这件毫无用处的事，不过，当我在路上碰到你时我就再无法保持沉默了。我还以为你大概已经知道了。”

“不错，我也听人说过我们家过去是很有钱的。可是，我没怎么理会。我以为他们指的是以前我家养过两匹马，现在只养得起一匹。我家里有一把银调羹，可那也算不了什么。据说我祖父有些不可告人的事。他不肯说是从哪儿搬来的。那么，我们德伯家族现在住在哪儿呢？”

“你的家族已经不存在了。作为贵族，你们家全完蛋了。”

“真糟糕。”

“是的，德伯家族的人全死了。”

“那么，他们都埋在哪儿哪？”

“他们都埋在绿山下的王碑。你们家的人埋在一行一行的坟墓里。”

“我们家族的房子和地呢？”

“没了。”

“嗯？一点也没了？”

“没了。虽然我才说过你们家从前有很多房产、田地。在这个国家的好些地方都有德伯家族的人。在这个地区的王陴有你们的一所宅邸，在谢屯、米尔滂、勒尔台、井桥都有。”

“我们能不能再把它要回来？”

“啊——那我就知道了！”

“那我该怎么办呢？先生。”过了一会，德北问道。

“啊——没有什么办法，没有什么办法。这是一件有趣但无用的事。再见。”

“崇干先生，你愿意回去和我一块喝一品脱啤酒吗？清沥店有些好酒，但和露力芬店的相比，自然差点。”

“不，谢谢你——今晚不喝了，德北。你已经喝得够多了。”

牧师说完之后便骑着马上路了。他走后，德北飘飘然地走了几步，然后坐在路旁的草地上。过了一会，一个年轻人在远处出现，他朝着德北刚才所走的方向走近。

“小伙子，拿着我的篮子！我要你为我做事。”

“别这么使唤我，约翰·德北。你知道咱们

彼此十分熟悉。”

“真的吗，真的吗？那是秘密，那是秘密！照我吩咐的去做。我要你给我捎个口信。啊，弗雷德，我还是把我的秘密告诉你吧。我原是一个显贵家族的后代。我今天下午才发现的。”说着，德北惬意地躺在草地上看着天空。

那个年轻人站在德北面前，从头到脚地仔细打量着他。

“约翰·德伯爵士——这就是我的身份。”德北接着说。“所有的历史书上都有关于我的记载。小伙子，你知道，你知道一个叫做绿山下的王陴的地方吗？”

“知道，我去过。”

“啊，在那座城市的教堂下面，埋着——”

“那不是城市，我是说那地方不是城市，至少在我去那里的时候还不是。那是一个小地方。”

“那地方是不是城市没关系，我要谈的不是这个问题。我要说的是在王陴教堂里安葬着我的几百位祖先。在南维塞司教我的祖先最伟大、最阔气了。”

“真的？”

“拿着我的篮子，到玛洛特村去，到清沥店时，告诉他们马上派一辆单马马车来。我要乘车回去。这件事做完之后，再把篮子送到我家去。

告诉我老婆不要洗衣服了，因为她没必要再洗了。我有好消息告诉她。”

由于年轻人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德北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个先令。这是他那可怜的几个子儿中的一个。

“这个给你，小伙子。要是你给我捎这个口信的话。”

这个先令使年轻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有了改变。

“好吧，约翰爵士，谢谢你。还有别的事吗，约翰爵士？”

“告诉我家里的人，给我准备最好的晚餐。”

“好的，约翰爵士。”

年轻人拿起篮子，刚要走时，他们听到由村子的方向传来了一阵阵音乐声。

“怎么回事？”德北说，“是不是在为我的好消息演奏？”

“这是妇女俱乐部的游行会，约翰爵士。你的女儿也是会员哪。”

“噢，对啦，我太高兴了，把它给忘了。好了，你到玛洛特村去，给我叫辆马来。”

年轻人走了，德北躺在撒满夕阳的草地上等着。那条路上许久再没有人走过。从村子里传来

的轻渺音乐声是山谷里唯一能听到的声音。

玛洛特村在美丽的布莱谷的东北角。这是一个土地肥沃，群山环抱的地方。田野四季常青，溪流终年潺潺。南边是汉敦山，野牛冢和勃布汤的高高的白垩质山峦。都是广大开阔的庄稼地。在高高的蓝天下，在这个山谷里，世界好象是更小，更寂静了。

在同一天下午，玛洛特村正按古老的传统举行妇女俱乐部游行会。妇女们都穿着白色长裙，手拿白色小花，绕村而行。游行队的妇女有几个年纪大一点，但乐队的大多数都是年轻姑娘。她们的秀发在明媚的阳光下掩映出各种各样的金色、黑色和棕色。有一些眼睛漂亮，一些鼻子漂亮或嘴长得漂亮，可是眉清目秀，兼备众美的，即使有也很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自己的爱和自己的心事，或者至少有一种渺茫的希望。所以人人都兴高采烈。

她们走过清沥店，当她们离开大路走进地里时，一个女人说：“苔丝！看你父亲，他坐着马车回来了！”

一个年轻姑娘听到这话回过头来。她那张充满表情的脸长得十分漂亮。她回过头时，看到德北坐在那辆他从清沥店雇的马车上沿路而来。他